# 新的地方，旧的故事

.

几年前，姐姐要结婚了，爹娘通知说，一定要回来那个周日参加婚礼。

周末系上有篮球比赛，打完了球，满身大汗地要回宿舍洗澡，眼角忽然撇见在球场另一端有人在争执着，

那是系上的韩侨和她护理系的男友。

韩侨一直哭着拉着男友的手，想尽办法要他说说话，男人冷冷一笑，甩了手就要走。

「他们不是一向很好吗？奇怪。」是啊，上半学期那男的还大剌剌地在本班课堂上，躺在韩侨大腿上，据

着一整条板凳睡他的大头觉，身上的酸味漫着整个教室，怎麽没几个月的时间就这样了？

这男的忙着耍酷，冷冷的不发一语，女的似乎绝望了，握紧了两只拳头捧在胸口，不再去拉他的手，却慢

慢地蹲了下来，泪水一直掉、一直掉，口中大声地喊着他的名字；他顿了一下，再次冷笑起来，踏步便走。

「你他妈的欺负我们班的啊？」看不下去，好歹她也是本班的，冲过去揪住了他领子，同时大声咆哮了出

来。这声音引起了球场上同学的注意，於是整个球队围了上来。

「你护理系的欺负到我们系上来了啊？胆子蛮大的嘛啊？」班上的大哥说话了，球员围了上去，把他困在

中央；「我┅┅我┅┅」这下子解释也很难了，原本酷酷的脸上也有了一点惧意。

退出战团，扁人的工作大哥比较会。找到了韩侨，问她∶「怎麽回事？」她却只是摇头哭着，不说一句话。

安慰人的工作也是不在行，算了，一把拉起她∶「我带你去一个地方玩。」她疑惑地看着我，泪水中有着

好奇。笑着载她回去宿舍∶「准备两天的行李，我在楼下等汝。」她已收起泪，点点头。当晚搭上了南下的列车，

带她回家了。

家里头为了姐姐的婚事忙得是一团快乐，爹娘看见有朋友跟着回家，开心得很，却也没时间多招呼她，只

交代着好好照料人家。家里头上下都忙，她却看得忘了悲伤，自顾自地到了厨房，但觉样样新奇，事事有趣。

吃饭了，爹娘看来这几看八成都吃便当吧，娘就要出去买。「不必了伯母，我有煮耶！」爹娘带着惊奇的

表情，一家子吃得快意十足。「弟弟啊，汝怎麽没讲说汝换女朋友啦？」娘含着一口菜打量着她，她有一百七十公

分高，长得还可以，骨架有些粗，上围却大得惊人。

「没有啦，还没有换啦，算我不孝嘛。」爹娘一直要我换女友，因为当时女友的品行不太好，不是个孝顺

的孩子。「还没换？那这是？」姐姐忒也八卦，之前我的人物介绍都没有听。「这是我同学，带她回来喝喜酒的。」

解释得有些奇怪的感觉，因为有感觉到她在偷看我。

吃完饭大人们就又忙去了，出门的出门，办事的办事，她却事事充满好奇。

带她在小镇上走走，东吃吃西兜兜，她脸上便再也没有难过的样子了，但可把我累坏了，我不知道韩国人

这麽难哄。其实这时候心里头还是有对自己一些疑问∶「我和她又不是什麽特别好的交情，她和男朋友吵架干我鸟

事？我搅这趟混水干嘛？」说实在的，之前与她的交情也止於「嗨！」一声而已，甚至还有一些瞧不起她，因为她

老是和那男人在公共场合摸来摸去的。之前大一时在北大，他们就曾公然在图书馆摸了起来，摸到high处，她还趴

在桌上微微抖动，使得我们这一些坐在後面的人念不下书，只好到福利社打个电动。

也许是心太软了，连这种混水都能趟。不过，既然事情也经搅上了，也只好了。

「晚上你睡这一间。」娘还真好，把我房间让给她，我去睡哥哥房里。不多久，她吵着要说话，於是只好

爬起来到我房里陪她说，这说啊说的便从初中暗恋着学姐开始，到高中交过一个宜室宜家的女友，只可惜大我四岁，

到了现在不成样的女友，怎麽把我的钱花得光光光等等，一扯就扯到了三点半，一直到我意识丧失为止。

但是就算是在自己房里，身边有个陌生人还是很容易醒来的，我睁开眼，四点了，「你怎麽还没睡？」她

还是眼睛大大的∶「睡不着。」「认床啊？」「不知道耶，睡不着。」「好好好，赶快乖乖睡。」实在是爱困，於

是伸手过去拍着她的背，像哄着小孩一样，希望她快些睡着。

娘啪啦啪啦地走过窗外去洗手间，她问道∶「你们家都这麽开放吗？」她狐疑着，因为娘一定知道我不在

哥哥房里。「还好啊，赶快睡。」我已经剩下乱讲话的能力而已。拍着她的背，越来越小力，就快不行了。

「你对别的女孩子都这麽好吗？」就在快睡着的时候，她竟又冒出一句，而且还是「幽幽地」讲，害得我

打了个冷战，开玩笑，这哪叫做对女生好？你该看看我对女友的样子。「没什麽没什麽，赶快睡。」都是她啦，害

得我又想起以往的恨事，这下子睡不着了。

蓦地里，一只手轻轻地伸了过来搭在我胸膛上，「汝冲啥？」我吓了一跳。

「嗯？」她眨着眼，天啊，她听不懂台语，我忘掉了。「你干什麽？」我再问了一次。「没有啊，测验你一下。」

她笑着说∶「看你对一个女孩子的忍耐力有多少。」这，这是什麽世界？我上个月才发誓不再和那臭女友

上床而已，因为她每次完事之後，老是问我∶「要是有了怎麽办？」她妈的要她吃避孕药又不肯，拿出套子来就说

我有预谋，到了半夜又浪得要命，每次要射了又不肯我射在里头，只愿意我喷在她肚皮上，真是倒尽胃口，遇到这

种女人是算我衰，本来已经打算趁着她没怀孕，戒了性事算了，免得哪一天有了就被她吃定了。

可是现下身旁这个女人好像不对劲，她好像有些想玩火的样子。一把抓住她的手，把头偏过去在她耳旁轻

轻说道∶「别这样，这种事总是女孩子吃亏的。」奶奶的，我啥时这麽有良心啦？真了不起。

她调皮地笑一笑，「我在测验你啊！你要忍着哦！」说着她的另一只手轻轻地爬上了我的肚皮，我了一跳，

松了手，她趁机抽回，伸到她自己背後悉悉索索地动了动，再伸回我的胸膛，这下可好，她坐起身两只手都在我身

上了，用两只腿将我的手压在脚下，跨坐在我大腿上，还是轻轻地说∶「你要忍耐哦！」

天啊，这是什麽世界，这种情形要我忍耐，忍耐个鸟啊？她伸手放下她的及腰长发，将它披到前面来，伸手进

T-shirt 里头，扯了一下，一手遮住我眼睛，一手放了一块布到我眼睛上，「可以睁开眼了。」这，天啊，是她的

奶罩，有一种香香的味道，就是女孩子奶奶的那种味道∶「你知道这是什麽吗？」哇靠，我又不是三岁小孩┅┅但

我还是懂得装傻∶「不知道┅┅」

忽觉乳头一阵湿热，好像是她用口舔上了的感觉，心口一阵燥热什了上来，想不膨胀都难。「你要忍耐哦！」

装诮耶，是你在挑逗我！她一边舔，右手往下移，在扯我的裤头，「喂，你┅┅」说不出话来了，她用乳房喂

上了我的口，软软的，只有一点是坚挺的，至止我已完全迷胡了，只知道她离开了我身上，不再压着我，手在解我

的裤子，奶子在我嘴里，而自己在舔着我的胸膛┅┅娘又啪啦啪啦地走回去睡觉。妈妈，你儿子就在自己的家

里快不行了，妈！

「你┅┅要忍耐┅┅哦！」我再蠢也知道可能享受的要尽情享受，到嘴的乳头就不可以放过，拚了老命地

翻、搅、舔、弄，她轻轻地呻吟出声，却也在这时褪下了我的裤子；「你┅┅要┅┅忍耐一下下┅┅」我胸部上的

湿热感往下移，她不顾我的湿滑，含了进去，灵活的舌尖在搅弄着，一阵轰然上了我的脑门，这是我从来没有享受

过的，以往我的她只肯在洗澡的时候含个一两口了事，那时都已不膨胀了，有啥意思呢！可是现在却是活生生在胀

在一个女人的嘴里，我都快忍不住了！

双手也不听使唤，一把抓住她的大奶子，她又轻轻地叫了出来，彷佛是一种很舒服的感觉。她的奶子是很

大的那一种，可是不是尖挺，是软得像绵花糖的。

我扯掉眼睛上的大奶罩一看，原来她早就脱得光溜溜的一丝不挂了，正在我胯下一吞一吐地上上下下。

我实在忍不住了，伸向她的重要部位。哗！好湿好湿，比我看过的任何一位都要湿，一摸就沾满了整个手

掌。她全身一颤，口中不由得用力一吸，害得我差一点就出来了，只得告诉她∶「这样不行，我会出来的。」当然

不是讲得这麽顺畅啦。

她摇摇头，并没有停止的意思，模模糊糊的说∶「你┅┅可以┅┅不必┅┅忍┅┅耐┅┅」听在耳里，感

动在心里，当下忍着下身的冲动，轻轻地挑动着她的阴蒂。她却没有想像中的耐受性，摸不了半分钟，可以感到她

加大了吸吮的力量，呻吟声也变得低沈而连续，同时用力把阴部往我脸上送，气味的吸引力是很大的，我也用力地

舔着她敏感的地方。再过不了半分钟，从阴道里流出了大量透明的液体，而我也到了尽头了。

「我不行了┅┅这样┅┅会弄脏你的┅┅」「你┅┅不要忍┅┅」再也忍不住了，我在她嘴里尽

情的喷着我的精液，一股一股，又一股┅┅终於结束了这辈子最舒服的一次射精，她掉过头来挽了一下头发，

嘴角还挂着我的精液，柔声问道∶「舒服吗？」我将她搂向身旁，无力地点点头，抚着她的大奶奶∶「好舒服。」

她笑了笑∶「我也是。」说着，她的手再度抚上了我，使得它又胀了起来。「你把脚脚张开┅┅」我一边享受

着，一边张开了脚，「她想干嘛？」我想。

她一边摸，一边往下退，退到了我双腿之间，用她的大奶子夹住了我，就这样打起奶炮来了。这辈子第一

次打奶炮，只觉得新奇又感动，但是舒适性却没有刚刚口交时的舒服，於是拍拍她，要她上来。我喜欢女孩子在上

头的感觉，而她的穴穴是有点儿大的，进去的时候只有感觉很湿，却没有夹得很紧的感觉，可是她却是舒服到了乱

讲话的地步。

我们面对面坐着，我捧着她的屁股，用力地一抱一抱，把她撞向自己，她只是一直摇头，一直摇头，一直

乱讲话，讲到最後连讲什麽都听不清楚了，只听见「嗯┅┅」和喘气声，以及身上大量的冒汗。床单也湿了一大片，

女人真的是水做的！

可能是之前先射了一次，她又有点宽的关系，我一直不想射，可是她却不行了，可能她也知道自己比较松

吧，也尽量用力缩了，可是就是没法子让我再射一次。最後她几乎高潮到不能动弹了，趴在床上直喘气，我从後面

用狗狗的姿势干着她，一面用力拍打她的屁屁，都打红了，她还是没法子让我射精。

最後她呻吟着说∶「你┅┅从後面好了，那比较紧┅┅」我说∶「是从後面啊┅┅」她笑了笑，无力地伸

手到後面将我退出她的身体，导引着我到了另一个很紧的地方，笑道∶「这里我是第一次┅┅要轻一些┅┅」

怀着满心的感动，我轻轻地进去了，她好像早就准备好的样子，直肠里头很乾净，没有什麽黄黄的东西，而且比阴

道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感，也紧很多，一下子的功夫就让我到达临界点了，我叫着∶「我┅┅不行了┅┅」她却早已

说不出话来，口水、淫水、泪水流得乱七八糟，糊涂地叫道∶「干、干死我好了┅┅用力干死我！我是母狗┅┅是

你不用钱的妓女┅┅」当然不是这麽顺畅地说话啦！

终於，我在她肛门里射出了当晚的第二炮，两个人都虚脱了，躺在床上不能动。

後来，同学毕竟还是同学。